

Womanfriend

女友

20

2003-2005
年珍藏

女友杂志社 编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女

20年珍藏

2003~2005

女友杂志社 编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友 20 年珍藏. 2003 ~ 2005 / 女友杂志社编. — 北京: 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 - 7 - 80203 - 839 - 4

I. ①女… II. ①女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8548 号

女友 20 年珍藏 2003 ~ 2005

编 者: 女友杂志社

策划编辑: 袁 倩 庆 宇

责任编辑: 贾秀娟 庆 宇 丁媛媛

封面设计: 灵犀点点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,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58 × 230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03 - 839 - 4

定 价: 26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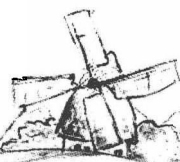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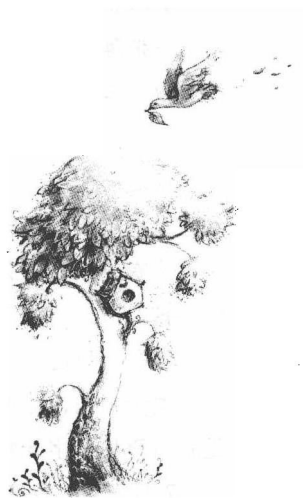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♥ CONTENTS

- 001 | 我们的爱情进入倒计时 / 吴苏媚
008 | 第一次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哭泣 / 陈森
011 | 还好，戏中有你 / 赵赵
017 | 樱花落了 / 张曼娟
025 | 爱情，在背后偷笑 / 菊开那夜
029 | 指甲花 / 张曼娟
038 | 爱情 Comes Soon / 曾炜
048 | 签在掌心的名字 / 连谏
053 | 如果巨蟹说懂你 / 赵赵
058 | 天使轻飞 / 张小娴
068 | 丑小鸭的红气球 / 张小娴
078 | 每天都是恩赐 / 张小娴
080 | 发饰 / 深雪
089 | 你对幸福没有诚意 / 吴苏媚
093 | 小强，“Small Beetle” in Dream / 深雪
100 | 10001的“1” / 深雪
107 | 天知道我爱了你多久 / 王文华

109	一口“黑芝麻威化” / 李碧华
111	八记七分甜 / 李碧华
113	一块甜点的温暖 / 透明微笑
116	镜中光 / 安然
125	亲爱之人 / 于是
132	浪漫就像瓶酸奶 / 西晒
139	三件99块 / 王文华
144	美错 / BooBoo
148	如果你是安琪 / 亦舒
159	名画 / 亦舒
170	我的“倾城之恋” / 菊谩
174	五点钟影子 / 榛生
182	流苏花妍 / 娃娃
185	后来 / 桃夭
189	离开是想要被挽留 / 夕阳断桥
192	巧克力情人 / 璎珞
195	纤体 / 亦舒
206	我从不对流星许愿 / 蓝玫情深
209	别恋过后 / 西芹百合
217	初恋，不过是一个呵欠 / 谬可
220	裙摆开出野姜花 / 张曼娟
229	我不是你的故事？ / 亦舒
240	在第三棵石榴树旁等我 / 榛生
249	谢谢你的冷酷 / 奶茶





2

0

0

3

校 园

我们的爱情进入倒计时

吴苏媚 / 文

他喜欢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小昭和《鹿鼎记》里的双儿，可惜这现实社会，没有女人会放弃对名分的追求，虽然它的表现形式有时不过是一张薄纸。我低下头，看滴答行走的秒针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……

我是一个每天从下午开始的女子，对，我喜欢使用女子这个称呼。做不到像台湾老女人那样眼睛眨都不眨地说我们女生，也不愿自称女人，女人和买菜洗衣的妇人没有太大区别。而女孩，一从学校里走出来，怎么还有资格做女孩？

现在，我是一个女子，皓东是这出戏里的男子。我们相差六岁。

关于皓东，让我触摸一下这个陌生的名字，其实他的名字不是皓东，可是我打算从名字开始忘记他，就像小时候拿着橡皮抹杀错误一样。

7月3号，我破天荒早早醒来，六点半，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这么早是哪一年了，也许是小学。我蓬头垢面地爬起来，抽了根烟，坐在电脑前，用一种惯性上了网。线上只有一个杭州姑娘，我向她问好。

她说马上要下楼喝豆浆，吃油条。我抓过一包饼干，涩涩地咬了起来。

又闲扯了几句，她的头像暗下去了。我睡意全消，对着镜子审视这张挂着眼袋的25岁的脸。

我已经过了第二个本命年，却还是遇到许多倒霉的事，丢钱包……认识梁皓东。

七点，我出了门，漫无目的地走。我停在一家机票代理处的门口，里面有个胖男人对我和蔼微笑。

是的，从睁开眼的那刻起，我就打算要买张机票，去框定一个结果。

走出来时太阳已经很烈了，我略微侧了下头，右手掐左手，轻声骂了句，贱。周围没别人，我就是在骂自己。

我对老成说，那话说得太对了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不要脸的，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。

老成问，那么你修炼到什么层次了？

我摸摸自己的脸，这里曾经薄如蝉翼，常能飞出点颜色。几年下来，在这个残酷的社会里风吹雨打，早已坚硬厚实如城墙了吧。

我明显觉得这两年老得特别快，和老成他们打麻将时经常口出秽语，惊得老成打错牌。管他呢，反正我又不打算嫁给谁，仪态做得再好，也没人给我发薪水。

没认识梁皓东前，我还是挺高兴的，也有好几个男的向我示好，虽然瞧不上他们，可生活到底比较热闹。

老成说我是个顶自私的人，擅长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。我不理他。

老成差点成了我的情人，当然，我看上他时，他头发还没这么荒凉。老成年轻时还会写诗，听说凭这技能骗了好几个姑娘。老成现在也才 37 岁，他只是被平庸的生活给摧毁了，像这样的人有很多，眼神暗藏怨气。

之所以勒马没和老成在一起，因为我不喜欢他的口头禅——那么。最触耳惊心的一次是在新艺路街头，他说，那么我们去吃饭吧，那么你说哪一家呢，那么中餐好吗？那么……

我死死地盯牢他，咬牙切齿地回答，那么西餐吧。

他浑然不觉。口头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你不注意便天下太平，一旦发现就会情不自禁去寻找。我因此养成了一个极痛苦的习惯，听老成说话时，会发了疯似的细心等着他的那么一个个蹦出来，他万一不说那么，我更痛苦，恨不得揪他衣领，怎么没有那么了呢！

这样下去会患上强迫症，于是我渐渐疏远了老成，把对他几缕异样的情愫悉数收回。我和皓东也谈过强迫症的问题，他说他惧高，所以买了二十七楼的房子，久而久之也就治好了。我说我小时候过桥，总想把书包扔在河里去，他说还好没扔，要是真扔了，你也就疯了。

我凝神一想，可不就疯了，那时候书包是件多重要的道具啊。书本、练习簿、铅笔盒……丢失了任何一样，我的生活就会出现破绽。那样一个贫穷忧郁的小孩子，没有能力重新置办那些东西，也没有勇气应付师长的质问。那样小，不知道除了读书还可以干吗。

准确来说，皓东是我的读者，当时我在给一家时尚杂志写专栏，责编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女子，她把杂志带回家，皓东就一期不落地看了，并记住了我。

专栏的题目是“情杀”，我总是写一些要死要活的故事，每篇文章都有一个伤心的结局。皓东拿着杂志对他妻子说，这姑娘肯定初恋很失败。

他老婆白他一眼，次日转告我，我笑得花枝乱颤，他怎么知道呢。

半年后专栏停了，因为读者再也受不了我。他们认为生活中还是有许多温暖柔情的故事，他们说我那些灰暗的故事影响了他们对于爱情的判断，是对爱情的偏见。

杂志希望我写一些别的，于是我不再写小说，开始写职场经验、性生活体验。老成说我一味闭门造车，那么是要误人子弟的。我求他不要再说了，挂断电话。

他这种白领不会懂得自由撰稿意味着什么，他不会懂得我的工作方式就是裁缝，纸张下移，字癖里啪啦出来，根本不需要过脑子。

我怀疑自己已经没有脑子了，遇到皓东，于电光石火间烧坏了智商。从此后，连打麻将都要做圣诞老人，负责给别人送钱。

其实，我一直是有理想的，我对皓东说，我要写一个庞大的故事。

多少体积？皓东揶揄我。

我张开双臂，里面有许多人，许多的爱情，每一段感情都支离破碎，他们陷在一起，绞杀，谁都不得善终。

我说得眉飞色舞，皓东拍我的头，想得什么奖项？

哦，没想过，我只想有钱，我老老实实地说。

这么市侩。

等我吃饱穿暖了，再来和你讨论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。

又饿又冷，岂不是卖火柴的小姑娘吗？皓东拥紧我。

我希望我不要那么煞风景，可是管不住嘴巴，声音尖细而流利地说，你可怜我，同情我，救济我，你丫根本不爱我！

皓东松开我，我知道他极为反感，反感我用词不雅，反感我动不动就说到爱。

看他对着电话张牙舞爪，我的喉间有了哭意，我恨不得大喝一声，要吵回去吵，吵给谁看啊。

残余的智商告诉我，夫妻不过是床头打架床尾合，如果我为这感到窃喜，那也太容易满足，也太自欺欺人了。但凡我打碎了他们家里一只杯子，

便把阿德缅怀起来，想看他的种种，他可有在寒冷的日子用暖炉？有否在外出前关掉厨房的煤气？

心里还是他。只不过，不想回去。

在墙上的每一条直线都出自真心，就算后来提不起劲再画，也不能够忘掉从前经营过的珍贵。

终有一天会回去的，她知道。虽然回去后一切不会再相同。

在心神不再恍惚的一天，尖尖买下一张回香港的机票。

她以剩余的小量金钱租住一间小房子，积极寻找新的工作。任性的时代始终要过去，二十三岁，也是开始好好做人的时候。

阿德的影子依然左右穿插。不知道他怎么了？有没有把她恨得入骨？

尖尖用力地摇了摇头，制止自己继续想下去。他不再是身边人了，纵使他还是心上人。

未几，她在一间咖啡店找到一个店务经理的职位，负责打理店内大小事务，由门面的装修、咖啡豆的入货、冲出来的咖啡品质、咖啡的价钱等，她一概参与其中。

尖尖发觉自己很享受个中的乐趣，她长大了，愿意承担责任和工作上的压力。在某一个假期里，尖尖坐巴士往尖沙咀区购物。

那天的天气很好，天很蓝，阳光暖洋洋，空气指数也尚算正常。

车行得很急，尖尖在车内摇晃，脑里和心里都是一片空白。既无往事又无将来，是只有这一刻感受般的空白。

在交通灯前，巴士停下。尖尖随意朝窗外一望，她怔住了，她看到路边大型广告板上有密密麻麻的“1”，颜色不同，粗细不一，由上至下，如雨洒落。

是卖什么广告呢？“视力无价……”是板上开首的句子，眼镜广告吗？

尖尖紧盯着广告板，继续找寻蛛丝马迹。那明明就是从前那堵墙的回魂。

交通灯转黄色，车快要开动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尖尖看到广告板后走出一个人，他举着一把大大的油漆刷子。她不会看错，那是阿德。

他转行画广告画了吗？

皓东很迷惘，你能写那么冷静通透的小说，可现实里怎么这样蛮不讲理？

又给我抓住了小辫子。

原来你是以为我可以默默忍受才找上我的，原来你以为我好欺负，原来你这么有心机，怎么着，你觉得我应该做一个永不见光的替补还满心欢喜？

皓东很快就发现，我比他妻子还不可理喻。他喜欢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小昭和《鹿鼎记》里的双儿，可惜这现实社会，永远不会有温柔可人的女奴。

没有女人会放弃对名分的追求，虽然名分的表现形式不过是一张薄纸。也没有女人会说，公子，你是对的，永远都对，你说太阳是长方形，那就肯定是。

皓东在上海住了七天就走了，我一个人发呆时就琢磨着，哎呀，天下原来真是三足鼎立啊，我、皓东、他妻子，各据一角，虎视眈眈。

其实，我是带着绝望去见皓东的，纵容自己最后一次任性，见完了，生离即死别。管他以后发达还是落魄，管他的婚姻痒不痒，管他们要不要生一个孩子维系感情。

不管了，我孤家寡人退出，到底比较不伤元气。老成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百感交集地说，那么你这样做是对的，破坏别人家庭不道德。

他坚信我当初骤然冷却是良心受责，忍痛割爱，而我是有着这个高尚习惯的。

我明白，老成之所以认为我损人不利己，含义就是我勾引了他，却在乱情迷的关键处急刹车。由于得不到，于是成了心头的朱砂痣。

我没有勇气向他解释，沮丧地想：他可能下辈子都要生活在美丽的误会里了。

在A市，皓东已经混得很有几分眉目。我们住在一家偏僻的宾馆里，他一再强调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陪我，我苦笑，难道要我跪下来谢恩吗？

在宾馆淡黄色的灯光下，我细细打量他，是的，这个男人厌倦了婚姻，曾经有一点向往我，仅此而已。

皓东的手机响了，他一看号码，马上跑去卫生间接。在如此寂静的空间，声音清清楚楚地传过来，他说在开会，很重要的会，开完后就打过去。

是他的妻子，我知道。他也知道我知道。

我翻过身，假装睡着了，他没有叫醒我，也睡了。

我们在一张床上，隔着千山万水。

我被这种悲哀给刺伤了，泪水细细地淌。

后来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抓自己的头发，两只手里都是黑黑长长的头发，脑袋上露出两大块白色的头皮，像《神雕侠侣》里的裘千仞。

第二天一早打电话给老成，叫他解梦，他意味深长地说，这是爱情没有结果的预兆。

再后来，我走了，赶一班回上海的飞机。途中，皓东一直在接他妻子的电话，他们不停地吵，我低下头，看滴答行走的秒针，我们的爱情进入倒计时。

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
校 园

2

0

0

3

第一次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哭泣

陈淼 / 文



这一步，是自己早就想好的一步，去悉尼留学。可是在飞机巨大的轰鸣声里，在乘客沉沉入睡的暗夜里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是第一次从枝繁叶茂的广州的炎炎夏日出发，到达的地方听说是冬天。我不知道，悉尼的冬天到底结不结冰。

一切恍如梦寐。

在三万英尺的高空，想起了那个刻骨铭心的爱人。

他曾从南到北穿过小城，只为陪我买一条裙子。总算找到那条我想要的蓝色方格裙子，他汗水淋漓的比我还兴奋，像个孩子。他说裙子会旧，但爱情会久。

记忆中最惊心动魄是热恋的时候，我要出差，和他在出发的火车站分别，他抱着我，我泪雨滂沱，骨头都在他怀里痛。当我独自到达目的地，落寞地走向出口时，突然看到他在出口处笑吟吟地看着我。天呢，他竟然悄悄尾随我上了火车。他说他不放心我，他要在这边陪我。那一刻我话都说出来了，语言已经没有分量，剩下的全是爱了。

在那飞往悉尼的飞机上，我突然希望地老天荒不要是个时间概念，是地理概念多好，是这架飞机要到达的终点站多好。

后来裙子真的旧了，但爱情是不是真的久？

只因我偏偏是个爱做梦的人。我想到悉尼去读书。

他可以包容下我所有的坏脾气，却永远包容不了女人的一个梦想。天大地大，最应该待的地方就是他的身边，而我却永远在选择出发。

争吵自然不断升级，但悉尼依然在眼前挥之不去。六个月前，我自己去报了雅思班，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住读。告诉他了，他一言不发，手里的香烟却被他捏得粉碎。

就在我考完雅思的那一天，满心欢喜地跑向他的房间，推开门，却看到一个乖巧的女孩子坐在他的房间里，眉梢和眼角都写满了柔顺，双眸似乎在说：全世界这么大，我只愿待在他的房间。

一句话也没说，我默默地走出那个我深爱的房间。那么短的一段路，我

走了两个多小时，推着自行车走走停停，因为不断有泪水涌出，我只有不断地停下来，擦干了，又上路，可不一会儿眼前又一片模糊。

不能否认曾经的深爱是真的，和现在的决裂一样真实。那一刻发现爱情真的没有保质期，比泡沫还脆弱。

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嘲弄。深情是刀尖，凛凛泛着寒光，有的人说不要越雷池半步，可更多人还是愿意飞蛾扑火。王菲唱：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，可有人愿意孤注一掷，用一生痛苦换取片刻的深情关注。

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突然想起了美人鱼。

许多第一次都伴随着刻骨铭心的痛。美人鱼第一次用美丽的鱼尾换来双脚，但每走一步，都是铭心的痛，最终王子还是成为了泡影。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剧痛袭来时，后悔过当初的选择。

每天、每秒钟，都有好多个第一次发生。就像我第一次，孤单地踏上从广州飞往悉尼的飞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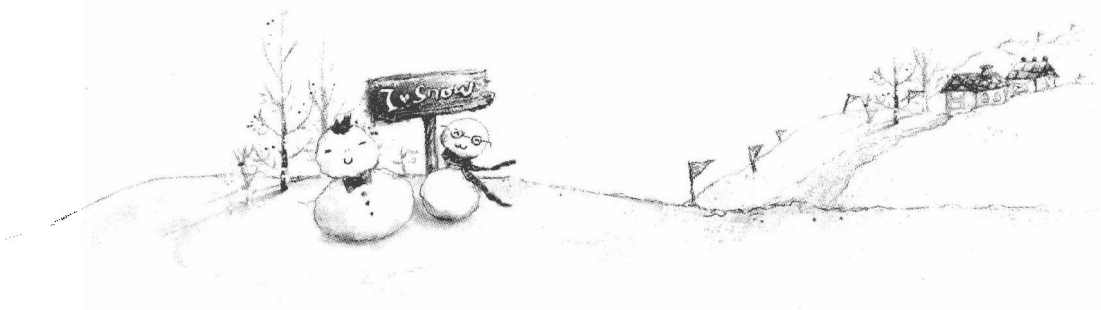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走向国际机场，接受那个普通话说得不好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的盘问：“是第一次出国吗，去干吗？”

“……是的，我去留学。”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句话，到我这里，却有了一些意外的饱经风霜。

第一次出国，我要去投奔我的梦想了。明明是自己早就想去的地方，明明离开的是让自己伤心欲绝的城市，可为什么却会这样心痛。夜太黑，前方看不清楚，而中国又已退出我的视线，去和留都让我痛，在深深的夜里，终于痛得哭了出来。

在三万英尺的太平洋上空，我哭了出来，想起与我遥遥相望的深深的海底，美人鱼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哭泣？

我没有想到我会哭得这样厉害，此时也只有自己安慰自己：哭出来吧，人生哪个第一次不是哭着等日出！



2

0

0

3

校 园

还好，戏中有你

赵赵 / 文

他比我小两岁，穿我的旧衣用我的物上我念的学校在我的班主任门下甚至——他的初恋女友，都是我第一个马子。但他，帮助我成功娶到了海青，而且是地向我求婚的。

我最近一次见到立轩的真人，是在“麦乐迪”。

也不是约着同去的。因为“麦乐迪”每间包房的门都是透明的。

也不是因为门是透明的才看见，是因为他们那间包房里正好有个人出来，我当时又正打那儿过。

我就看见我亲爱的弟弟，正一脸痛苦状，使着大劲儿，摇头晃脑闭着眼唱情歌，像极了便秘。

我站在门缝那儿看着他，站了足有一分多钟，他才把眼睁开。可见投入的程度。

他看见我，脸上闪过了不好意思，咧嘴一笑，唇红齿白，大声叫：“哥，进来啊。”

一屋时尚男女，都往门口探头探脑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进去了。

他给我递了根烟：“怎么这么巧？”

旁边马上有人给我点上火，我点头谢了。旁边有人怪叫：“立轩，你哥比你精神多了，你丫别混了。”

立轩笑我也笑。我很少见到他的朋友，尤其是娱乐圈里的朋友。

立轩说：“不新鲜，从小别人就这么说。”

我问：“平时还唱不够，又跑这儿唱来了？还唱得挺使劲儿，满头汗。”

他无所谓地甩了甩已经长到脖子的长发：“反正也没事干，就当来练练歌。”

在人堆儿里，我跟立轩不知道说什么：“你要是真没什么事，多回家看看爸妈。”

他点点头，也没什么话说。我想，我是长子，要担负起没话找话的任务：“最近去外地演出吗？”

“明天去沈阳。”